

英雄啊

法卡山守卫者

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



目 录

五月的鲜花 (报告文学)		李大明 严立群	肖允康 邢昆明 (1)
法卡山前线散记			柯 原 (15)
法卡山一日 (散文)			肖允康 (38)
法 卡 山 上 英 雄 谱	南天一柱		
	——记战斗英雄梁天惠		张 武 (52)
	把心血洒在阵地上		
	——记阵地模范指导员邢玉海		莫少云 (66)
	祛病新术		
	——记战斗英雄李怀琼		张 武 (73)
	祖国在战士心中		
	——记孤胆英雄袁焕高		莫少云 (79)
	出鞘的剑		
	——记排雷英雄莫金华烈士		王国庆 (85)
	一份关于理想问题的答案		
	——记英雄电话兵潘宜烈士		邢昆明 (90)

英雄的本色 (报告文学)	吴世斌 (99)
怒吼吧, 战争之神 (散记外一章)	张永枚 (105)
十颗亮晶晶的心 (报告文学)	莫少云 (109)
信 念 (散文)	林心明 (115)
“法卡”月夜话幸福 (散文)	刘乐芳 (118)
深夜, 在最前哨 (散文)	邢昆明 (121)

英雄画像:	陈立新	作
战地速写:	周 明	作
封面设计:	周 明	蒙显刚

五 月 的 鲜 花

——法卡山保卫战纪实

李大明 肖允康

严立群 邢昆明

在我们的祖国，五月是最富有魅力的月份之一。这时节，塞外风沙消停，日渐桃红柳绿，中原大地已经青禾覆垅、麦苗抽穗了，那么，地处祖国南端中越边境，四季草木葱茏的法卡山呢？

哦，数不清的弹坑，飘不散的硝烟，满山狼藉的敌尸，震耳欲聋的爆炸。一个月里，长不过150米、宽不过40—70米的山梁落下了越寇近万发炮弹，山头的土被翻了一米多深，每抓一把都有好几块弹片……这就是一九八一年五月的法卡山！从五月五日以来，大大小小的战斗在这座海拔500米的山岭上几乎没有间断。我英雄的边防战士，正与侵略者殊死搏杀，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护卫着祖国的边疆，护卫着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本文记述的，只是五月中旬那个周末开始的一幕……

同志！阵地托付给你啦

月亮不知何时钻出了云朵，照得远山近岭都现出了轮廓，从法卡山主峰顶上的我军三号阵地放眼望去，四下里一片银白。可是，此刻趴在那里四下观察的五连连长邱谭安，并没有注意到月夜的景色。几分钟以前，营长李荣业从指挥所打

来电话，据侦察，越军今夜可能会有较大的行动。这对部署在第一线的五连来说，就是一道战斗的预令呵。

尽管阵地周围还不时传来零星爆炸的巨响，但夜晚较之于白天，仍然算是安静的。邱谭安甚至听到了左腕上手表走动的声音。这还是去年探家时，未婚妻送的订婚礼物呢。姑娘想必没有料到，一年后的今天，它那“铮铮”的声响成了鼓舞心上人奋勇杀敌的战鼓吧。

少顷，邱连长听得手表“咔嚓”一响，他低头一瞧，日历窗里的“15”变成了“16”。打从连队进入山头阵地，不多不少，整整三天了。

三天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午夜，也是在这条战壕里，邱谭安同四连连长罗国宙办完了移交阵地的手续。他清楚地记得，四连长，这个脸色黧黑，一嘴胡子的硬汉子，竟然噙着泪花，把法卡山的黄土摸了又摸，嘴唇抖动半天，才憋出一句：“同志！这阵地，这阵地托付给你啦！”

邱谭安紧紧地握住罗国宙的手，他理解四连长此刻的心境。五月五日，收复被越军越境非法占据的法卡山，就是罗连长的四连打的主攻，他们因此获得了“攻如猛虎”的大红锦旗。越军不甘失败，日夜炮击，屡次反扑，一心要重新侵占这直瞰凉山城的制高点，又是他们四连，冒着呼啸的弹雨，在阵地上坚守了八天七夜。八天七夜，谈何容易啊！山上只有最简易的野战工事，却面对着敌军六、七个炮兵营的疯狂炮击，和一个加强步兵营的轮番进攻！而四连竟能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尸横遍野，连上尉营长都上了西天。……这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阵地呀！……

“咣咣咣咣！”敌炮一阵急速射，打断了邱谭安的回想。接着，一连串的迫击炮弹，又“咚咚”地朝阵地打来。“这

炮打得不对头！”邱谭安顺手打开对讲机，要向营长报告。不料，对讲机里却传出了一阵簌簌的越南话。他知道，对讲机的有效通话距离不外两公里，就是说，敌人已经潜伏到我军阵地轻火器的射程之内了！

这时——五月十六日凌晨二时五十五分，五连在法卡山上的兵力不过一个加强排。其余两个排分别由指导员黄容庆、副连长刘进柱带领，正在邻近的几个高地上负责警戒和待命。邱谭安盘算了一下，断定敌人反扑的重点，必然是位于南坡两条“山腿”上的四号和五号阵地。五号阵地离主峰最远，地形暴露，平时无法屯兵，所以，眼下还只有代理三排长尹风光带领的一个战斗小组守在那里呢。邱谭安心里一沉，连忙车转身，向掩蔽部里的电话机走去。

他的手还没触到听筒，电话铃先自急促地响了起来。抄起一听，是临时配属的重机枪排排长陈建国的声音：“连长吗？四号阵地发现敌人！大约五十多，正向我前沿扑来！”

“知道了，沉着应战，放近歼敌！另外，你马上叫七班在四号阵地待机的同志，带上手榴弹，火速增援五号阵地！”

邱连长的决断是合乎逻辑的——既然四号发现了敌人，离主峰更远的五号也肯定少不了！果然，当七班的同志接到命令，跑步前进的时候，噼噼啪啪的枪声就在这两处阵地上响成了一片！

原来，在法卡山第一阶段战斗中遭到我军痛击的敌人，几天来已秘密作好了大肆反扑的准备。眼下，他们在山下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向着山头那弹丸之地，轮番冲击起来了！在明晃晃的月色里，五连的战士们清楚地看到：身着短衣短裤的敌人端着冲锋枪，哈腰弓背，三五成群地涌来，那情形，

活象是电影院散场，闹闹哄哄，密密匝匝。

四号、五号阵地上炒豆般的枪声，声声牵动着连长的心。这时，月亮已经下山，天色黑得五步外看不见人。他苦于不知道最前沿的战况和敌情，摇电话，电话线在敌人连续的炮击中多处炸断，一时无法接通；他又命令步谈机和两瓦电台开机，与营指挥所联络，请求增援。不料两颗手榴弹从坡下飞来，步谈机员胡小坚和两名电台报务员一头栽倒，就在他的面前牺牲了。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全部中断，邱谭安只得命令三号阵地上的八班副班长许文勇带一箱手榴弹，跑步到四号阵地弄清情况，尔后迅速回来报告；又命一连派来修工事的两个战士立即下山去找副连长刘进柱，着他带二排上山增援。

三点二十五分，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坚守在五号阵地的代理排长尹风光和七班的八名同志，在浴血奋战四十分钟之后，终因寡不敌众，弹药耗尽，全部壮烈牺牲。凶残的敌人占领了空无一人的五号阵地，接着，又向四号阵地逼近。其中一股敌人乘着夜暗，甚至迂回到了法卡山的北坡，从背面向连长所在的三号阵地发起了偷袭！

三号是法卡山的主峰，是四连同志坚守了八天七夜的地方，岂容敌入涉足半步！邱谭安把心一沉，用斩钉截铁的声音对周围的同志们说：“大家注意，三号阵地是我们的共同生命，宁可战死，也决不后退一步！”说着，他伸手拿过八班战士唐可田手里的轻机枪，朝着从北侧摸来的敌人猛扫过去。一盒子弹打完了，唐可田眼急手快，啪地又装上一盒。却不料天黑看不清，弹盒未曾卡紧，待邱谭安把机枪一提，整条弹链就“哗唧唧”地带出来了。邱谭安杀得性起，哪管这许多，顺手一摆，将长蛇一样的弹链搭上肩头，又咬牙切

齿地扫射起来。

偷袭三号阵地的敌人被打下去了，四号阵地又出现了险情。敌人涌进了战壕。身负重伤的九班长段玉生拉响了身上的六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机枪手袁焕高的子弹打光了，他抄起备用枪管，悄悄摸过去，朝两个蹲在战壕里不敢抬头的敌人脑袋上猛砸几下，当场将他们击毙在脚下。小袁顺着快被炸平的交通壕拐了个弯，又和两个越南兵撞了个照面。他急忙摸起一块石头，打倒了一个，自己不幸被另一个敌人手里的铁镐击昏，滚下了山沟。这时，四号阵地上能战斗的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一连派来修工事的三班战士李仁果，这个来自湖南湘潭的干部子弟，战斗一打响，他就扔了修工事的小锹，把一箱手榴弹一字儿摆在堑壕边上，发现哪有敌人露头，就哪里投弹。之后，他又从伤员那儿要了支冲锋枪，在战壕里左右闪动，敌人涌上来一次，他就叫敌人丢下几具尸体退下去一次。他的左手、背部、面颊多处负伤，一直战斗到昏倒。

另一个还能战斗的是重机枪排长陈建国。重机枪被炮弹炸飞，射手牺牲了，陈建国捡起越南兵丢弃的一挺旧式机枪猛扫。这枪一个弹夹只能装二十发，他打了一阵，觉着不赶劲儿，又捡了支五六式冲锋枪。不一会，冲锋枪也打空了，他钻进一个防炮洞去换弹夹，不料一发炮弹击中了洞口堆放着的弹药箱，他的脸、胸部、两臂被严重灼伤。正在这时，忽见一名越寇“噔”地跳进了战壕。复仇的意念顿时使陈建国忘记了剧痛，他一跃而起，紧紧地掐住了敌人的脖子，敌人蹬腿咽气了，陈建国也昏倒在敌尸旁边。

四号和五号阵地上的枪声终于沉寂下来了，敌人在遭受重创之后，好不容易才爬上了这两处阵地。一个军官向山下

亮了几下手电筒，大概是与炮兵联络或向上司报功吧？邱谭安看得真切，狠狠地骂了一句，一搂枪机，撂倒了这个趾高气扬的军官。他厌恶地吐了口唾沫，提起机枪正要挪个位置，不料左腿麻酥酥的迈不开步。低头一看，嚯！不知什么时候挨了一枪，鲜血象小泉眼一般正在流淌，把军裤浸湿了大半截。身边的战士见状，连忙把连长扶进防炮洞里，七手八脚地替他包扎起来。

坐在这漆黑的土洞里，邱谭安的心绪越发不能平静。洞里洞外坐着的重伤员，十几双眼睛在黑暗中全盯着他。邱谭安往洞口凑了凑，想借洞外的微光看看钟点，可是抬起手腕来，却怎么也看不清。用手一摸，才知道表蒙子早已被震飞，分针也被折断了一截。不过表好歹还在走，他又仔细摸了摸，总算摸出了时间是三点五十分左右。这时，一直战斗在他身边的八班伤亡也很严重。邱谭安的全部希望，现在就寄托在派去联络副连长的那两名战士身上了！

话分两头，却说在邻近高地上待命的副连长刘进柱，听着法卡山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早已是坐立不安。刘进柱和邱谭安两人都参加过一九七九年自卫还击作战，又都来自中央军委命名的那个“能攻善守英雄营”，彼此十分了解。凌晨三时许，刘进柱见连长迟迟没有动用他带的二排，估计可能是通信联络中断，便当机立断，派人上山，请求任务。半路碰上了两位跑得气喘吁吁的战友，一问，正是连长派来搬兵的！

四点钟，刘进柱在八班阵地附近见到了满身血污的邱谭安。此时此刻，战友重逢，谁没有一肚子话要说啊！然而，从邱谭安那干裂的嘴唇里迸出来的，却只有这么一句：

“同志，阵地就托付给你啦！”

刘进柱冲着连长郑重地一点头，留下几颗手榴弹，就上阵指挥去了。邱谭安拎起手榴弹也要往前沿走。可是，他那负伤的腿怎么也迈不过那道半人高的土坎。他叫住跑过的一个战士，要求拉自己一把。战士见连长身负重伤，一个劲劝他不要上，邱谭安一时火起，戒除了多时的粗话竟又脱口而出：“他妈的，别啰嗦，快拉！”……

敌人见三号阵地上的防御得到了加强，不敢贸然往主峰上冲，转而呼唤炮火，向山顶猛轰。不一会，三号阵地的防炮洞几处被炸塌，表面阵地上的交通壕也被夷平了。邱谭安再次负伤，扑倒在地，人事不省。接着，六〇迫击炮排排长蒋录和二排长江绍也负伤了。

炮排排长被转移到法卡山的反斜面，他的太阳穴中了一块弹片，不知哪位替



他裹伤时，连双眼也蒙了起来。他在昏昏沉沉中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711，

711，法卡山请求炮火，法卡山请求炮火！”

是谁在呼叫？啊，对了，是五连指导员黄容庆！蒋录不顾一切地扯开绷带，果然，在微明的曙色中，他看到了坐在步谈机前的指导员。原来，黄容庆昨夜带五连一排在别处担任警戒，法卡山的枪声一紧，便带上文书郑振峡、通信员韦善仕和一部十五瓦电台，火急朝法卡山赶来。四时五十分，黄容庆赶到离顶峰十来米的一个洼部，立刻在这里开设了临时指挥所，并叫韦善仕上山去找连队干部联络。

指导员来了，阵地上又有主心骨了！蒋录心里真有说不

出的高兴。就在这时，一阵晕眩袭来，蒋录捂着伤处昏倒了。当炮声把他震醒，只听耳边传来呜呜咽咽的啜泣声。他吃力地睁眼一看，啊！指导员和文书双双倒在血泊里，小通信员韦善仕在一旁哭得象个泪人儿。蒋录觉得万箭穿心，他赶紧别转脸去，好容易才抑制住满眶的热泪……

五月十六日的拂晓在激战中临近了，敌人象害怕光明的魔鬼一样，越近天明，打炮越多。坚守在三号阵地上的五连战士们，因为工事被破坏殆尽，无以依托，无从隐蔽，一个接一个地中弹负伤。副连长刘进柱刚派人把昏迷的连长送下山去，一转身，前胸、下巴、左手虎口等处也被弹片击中。他一声不吭，悄悄包扎了一下，继续坚守在弹雨纷飞的法卡山上。

最令人担忧的局面终于出现了：四时四十分前后，主峰阵地上的我军只剩下一个班的兵力，山上储备的弹药已基本打完。六〇炮手肖加才的手里攥着最后一发炮弹。五班长熊宏元冒死爬出堑壕，从烈士遗体上摸来几枚手榴弹，给了副连长刘进柱和身边的战友一人一枚，自己也往裤腰上掖了一枚。他们都抱定了一个信念：死也不能丢掉法卡山，死也得死在这块英雄的阵地上……

711, 711, 我是梁天惠

当法卡山主峰阵地上的最后十多名同志怀揣手榴弹，预备着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二营精悍的预备队——六连，踏着晨露，穿过田埂，急如星火地跑步赶来了。

队伍上到山顶，步谈机员胡英元即刻调好了频率。早已站在身旁的连长一把抓过话筒，就连连呼叫起来：“711, 711, 我是梁天惠，我是梁天惠！我们已于五时五十分插到法卡山的三号阵地！”

营长李荣业在指挥所里听到了这“广腔”很重的声音，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踏实了一多半。确实，别看这位六连长粗声大气，有时还爱训斥人，可真的战斗任务临头，他比谁都过细精明。一九七九年的自卫还击战中，他担任副连长，率领连队在异国的山林中左穿右插，从不迷路，不仅按时完成了战斗任务，还机智地引开敌人，把误入险境的某团指挥所营救出来。为了这，他荣膺了金光闪闪的一等功奖章……

梁天惠登上三号阵地，天已大亮。他伏在几乎被炸平的堑壕上举目四望，只见阵地上余烟袅袅，壕里壕外，炸坏的枪支、烧焦的弹药箱、碎裂的水泥工事构件……撒得漫山遍野。在阵地的一角，五连的坚守者们正指指点点地向六连战友介绍战场情况。梁天惠见阵地南侧比较空虚，马上叫来七班长于海，命令道：“快，带你们班顶住阵地南侧，提防四号阵地敌人再次反扑！”

正说着，一班长刘太秋匍匐而来，向连长报告：四号阵地上的敌人正向顶峰包抄！梁天惠不顾危险，撑起身子一看，可不是！一群群越寇正猫着腰在两侧堑壕里蠕动，有的已运动到离顶峰不足百米的地方。怎么办？打吧，阵地上没有理想的工事作为依托，容易造成伤亡，搞不好恢复全部阵地的任务也难完成；要炮火吧，目标离我方阵地只有百米左右，万一误伤自己……

战场上是不容许有丝毫犹豫的，此刻要有效地消灭敌人，只有及时请求炮火！梁天惠猛地下定决心，立即命令文书准确地测出坐标，向指挥所报告。指挥所考虑到目标离我方前沿太近，不大同意用炮。梁天惠听说，立即三爬两滚来到步谈机旁，夺过胡英元的话筒，大声吼道：

“711，711，我是梁天惠！炸四号目标！没问题！打近

点，一百米！”

他这一吼倒还真管用，指挥所给他投来“信任票”了。不一会，我炮群的排炮呼啸而至，“轰隆隆！轰隆隆！”一发发炮弹准确地落在四号阵地上，炸得敌人血肉横飞。

机不可失。梁天惠一声令下，六连几个班的战士猛然跃起，追赶着延伸的炮火掩杀过去，一举夺回了失守三个小时的四号阵地。

法卡山上，由于连日来成千上万的炮弹向这里倾泻，早已是土石成粉，草木枯焦了。可是，当梁天惠来到四号阵地时，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奇迹：有一片五米来长、三米来宽的地幅，依然生长着黄绿的野草！“这一定是个炮打不着的死角！”他灵机一动，也顾不上去探究形成死角的原因，便毅然决定把指挥所开设在这里，以便于直接指挥收复五号阵地的战斗。

在突出的“山腿”上开设指挥所，这真是大胆果敢的行动！就在这块得天独厚的“绿地毯”上，梁天惠迅速清点人数。这时，法卡山上有六连的两个排，有五连的一个班和一连的两个班，以及一些配属分队的同志，由于彼此不熟悉，尚未形成统一的指挥。梁天惠果断宣布：“我是六连连长，现在阵地上的各单位人员统统听我指挥。为了拿下五号目标，最后恢复法卡山全部阵地，全体同志要紧密协同，服从命令，团结战斗！”

五号阵地是敌人在法卡山上的最后一个立脚点，由于地幅狭窄，那里只有越军的一个排。敌人为了保住这最后的阵地，便又召来炮火，封锁了四、五号之间的地域。梁天惠命令六连七班长于海、四班长江择根各带一个小组，低姿匍匐通过炮火封锁区。于海给冲锋枪换上一个弹夹，便扑倒在地，

带头向前爬去。长长的堑壕里，于海看到有的牺牲了的战友还握着枪，攥着弹，保持着生前的战斗姿态，复仇的烈火在他心里燃得更旺了。遍地是几寸乃至一、二尺厚的浮土，他每爬一步，卷起的灰尘都要迷住他的双眼，呛得他口鼻生疼。身上各种装具的带子，勒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于海恨不得直起腰来猛冲几步，可是，时机未到哇，还得忍耐，忍耐……

终于，五号阵地离他只有二三十米了。于海向身后的战友一挥手：“投弹！”话音刚落，一枚枚蘸着汗水的手榴弹嗖嗖地向敌阵飞去，随着爆炸声，平地腾起了股股烟尘。

“七班，冲啊！”战士们顿时象弹簧一样蹦起来，杀进了敌阵。于海端着冲锋枪左右横扫，撂倒了迎面的敌人。这时，跟在他身后的江择根、杨仁珠、郑武元、张同生、邓英华等同志也赶到了，大家齐心协力，全歼了在这里顽抗的一个排的越军，夺回了浸透着烈士鲜血的五号阵地。

战士们举枪向连长示意，梁天惠连忙低头看表——时间是五月十六日七时五十五分。至此，我军的防御态势已经全部恢复，越南侵略者的第二次反扑，又被战士们彻底粉碎了！

梁天惠抑制着兴奋的心情，举起望远镜，清点着法卡山上的敌尸。少顷，步谈机里又响起了他那“广腔”浓重的声音：

“711，711，我是梁天惠！我们已于七时五十五分收复五号阵地，根据阵地现场清点，共毙敌三百三十二名！”

盛开吧，五月的鲜花

法卡山的五月，在硝烟炮火中过去了。由于战争，这片膏腴之地失去了她先前的容颜。昔日堆蓝拥翠、花影迷离的美景看不见了，在战火焚烧过的丛林里，已很难找到那朱色

的红梅消，那黄中带绿的朵朵兰，那红蓝紫白四色俱全的美女樱，那会变幻色泽的猕猴桃……只有一丛丛低矮的桃金娘、马樱花，偶尔点缀着炮弹犁过的山坡。

不过，战争也并非全无建树，它锤炼了我们的战士，使一朵朵永不凋谢的心灵之花，在这里大放异彩！

二十七岁的五连指导员黄容庆，长得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可硬是连对象都没找过呢。连队的同志经常劝他：“指导员，该找一个啦！”黄容庆总是淡然一笑，不改主意：现在连队刚刚组建不久，万事起头难，等把这份“家业”创立起来再说吧。五月十五日黄昏，在法卡山北坡连指挥所的掩体内，副连长刘进柱瞅着了空儿，对黄容庆悄声说道：“喂，指导员，团里作训股的林参谋叫我告诉你，他和他爱人在南宁市替你物色了一个对象，条件不错咧！如果你没啥意见，就稍稍主动点——人家等你的第一封信呢。”黄容庆腼腆地笑了笑说：“等打胜了这一仗，如果我还活着，那时再写信也不迟。”这一仗打得很出色，部队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可是，五连的战士们却永远失去了这位知心的指导员，而那位不知名的南宁姑娘，是不是也在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他的第一封信呢？如果是那样，姑娘，就请你为我们的英雄唱一支美好的颂歌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边防军干部，也盼望着有一个俊俏贤良的妻子，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所不同的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得到这一切，他们能够而且甘愿作出无私的牺牲。五月五日二营开赴前线的时候，机炮连连长陈宝祥的新婚蜜月才过去一半呢！他的妻子吴荣远是从河南省光山县千里迢迢赶来边防成亲的。部队出发前，营长李荣业关切地问陈宝祥有什么难处，新婚妻子的工作好做不好做，陈宝祥

坦率地说：没事，我们谈过了，先委屈她几天，等打完仗回来再偿还她的情份！”他就这样走了。小吴是位够格的边防军妻子，宝祥一去俩月无音信，她没有半点怨言。然而，她的新房离国境线毕竟只有十几公里啊，隆隆的炮声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震人心弦！这叫她怎能不牵肠挂肚呢？有一次宝祥因公回营部，浑身滚得象个泥猴，走进家门，小吴看了半天才认出了他，“哇”的一声，眼泪就象黄河决了堤，硬是堵都堵不及哩。

在边防部队，闲暇时，到干部、战士的宿舍走走，准能发现，许多人的案头床边都摆着《历届高考代数题集》、《英语900句》、《写作常识问答》一类的书籍。当然，这多半只能说明书的主人对未能参加的高考耿耿于怀罢了——入伍和入学，通常是只能取其一的。许多人正是为了保卫边疆的安宁，而放弃参加高考的机会，甚至已被录取却放弃了入学机会赶来参战的。在恢复法卡山的战斗中荣立战功的四连排长曾广偶，战前就考取了某军事院校，眼看就要启程深造去了，恰巧法卡山战斗在这时打响，曾广偶毅然留了下来，指挥着他那个排，去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是我们的边防战士不善于对比吗？是他们没有追求与抱负吗？从黄容庆、陈宝祥、曾广偶他们身上，是不难找到答案的。我们不迷信“精神万能”，但应该承认：信念和理想的力量有时确实是难以估量的。否则，就不能解释已被确定转业的四连连长罗国宙在战斗中为什么能那样地舍生忘死，也就不能解释五月十六日的血战中，一百多名干部战士为什么没有一个畏惧退缩的了。

五月的法卡山之战是激烈的、残酷的，但是，拂去那呛人的硝烟，人们会发现一朵朵理想之花、信念之花，正开放

在鲜血浸润的沃野。是的，有这样忠贞的儿女，有这样有为的青年、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能不感到欢欣与自豪吗？

让我们借一首三十年代的著名歌曲，献给法卡山保卫战的英雄们吧：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

1981年7月于广西